凭栏望

以伟大抗战精神守望和平正义

——观《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》有感

□ 牟方根

2025年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磅推出《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》。7月8日，这一承载历史记忆的陈列正式向公众开放并长期展出，宛如一座照亮后人铭记烽火岁月的精神灯塔。近日，我携家人观展，在历史的回响中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。

步入序厅，象征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《铜墙铁壁》与顶部全新设计的星光屏交相辉映。光影交织间，我仿佛看见：当强寇入侵、山河破碎之际，四万万同胞以血肉之躯，在烽烟中筑起那座永恒的精神长城！

1931年，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铁蹄践踏下，白山黑水尽染烽烟。展览第一部分“奋起抵抗——中国人民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”让参观者深刻认识到，侵略者的凶残行径令人发指，而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的壮举更令人感佩。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迅速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，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，东北救亡总会宣告成立。在总会成员签名的旗帜上，“打回老家去”六个字用鲜血写就，字字铿锵，让人仿佛看见当年爱国者咬破指尖时，心中翻涌的必胜信念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，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启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正式形成。展览第二至第六部分，以更立体的叙事展现：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抗战最前线，引领着中国抗战的方向，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——

卢沟桥事变中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沈忠明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，无声诉说着民族危亡之际，无数共产党员以鲜血践行誓言、用生命捍卫信仰的赤诚；

皑皑雪原、静默的白桦林、焦土上密布的弹坑……台儿庄的血火鏖战、地道中的迂回周旋、百团大战的雷霆出击，通过情景化复原场景一一呈现，铸就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；

雕塑《我要去延安》、大型组雕《根据地军民》等艺术作品，以凝固的瞬间浓缩历史洪流：奔赴延安的青年背包上未落的尘土，勾勒出信仰的轨迹；老乡为伤员捧出的粗瓷碗里，盛着血浓于水的军民深情！

步入第七部分“伟大胜利——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”，展厅灯光如破晓般渐次回暖，琥珀色的光晕漫过展墙，仿佛将抗战烽火中淬炼出的黎明铺陈眼前。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场景在此复原：粗糙的木制长凳仍留存着代表们的体温，主席台上方手绘的党徽与“同心同德”标语墨迹未干，斑驳的投票箱封存着“团结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”的精神密码……

展览尾声“铭记历史，珍爱和平—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展厅中，墙上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与独立自由勋章熠熠生辉，如同穿越时空的星火，将抗战烽烟淬炼成民族精魂，永远镌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里。

走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肃立的大门，暮色中蓦然回首——赭红色外墙上“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”“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”十六个鎏金大字，正流淌着夕阳的余晖。这不仅是展览的主题，更是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淬炼出的深刻启示：伟大抗战精神，是守护和平正义的永恒力量；铭记历史，方能更好地开创未来。

梦想的航程

□ 叶正尹

海是没有尽头的。站在岸边的人，只能看到水天相接处的一条细线，再远，便隐入苍茫。可那些真正出过海的人知道，大海的尽头仍是海，只是更辽阔、更深沉。

梦想也是这样。它总在远处，像一座灯塔，固执地亮着。奇妙的是，人们却依然一直朝着它航行。

小时候，我常听村里的老人讲郑和下西洋的故事。六百多年前，没有卫星导航，没有钢铁巨轮，只有木船和风帆。可他们还是出发了，带着瓷器、丝绸和一颗向远方探索的心。我问他们怕吗？老人笑了：“怕，就不会有后来的路了。”

这种勇气穿越六百多年，依然在今天的海面上闪光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——有些人一辈子站在岸边，看着浪花拍打礁石，感叹“要是当年我也出发”；而有些人，哪怕只有一艘小木船，也要划出去试试。

前些年，我认识了一位跑远洋货轮的老船员。他说最可怕的从来不是风暴，而是风暴来临前的寂静——那种连海鸟都销声匿迹的诡异宁静。当台风真正来袭时，整个世界突然沸腾了：钢铁船体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，咸腥的海水混着柴油味灌进船舱，巨浪拍打甲板的轰鸣如同持续不断的雷暴。

有一次，他们遇上了记忆中最凶猛的台风，货轮仿佛玩具般被抛掷，倾斜得连餐桌都滑向舱壁。集装箱在甲板上疯狂滑动，金属碰撞声尖锐得能刺穿鼓膜。倒塌的货箱里，热带水果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开来。人们在眩晕中依然紧抓船舷，指甲抠进防滑漆里，咸涩的汗水流进眼睛也不敢松手。船长却似钉在驾驶台前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雷达屏幕——那里有个微弱的绿点，是他们与陆地的最后联系。

最初揣着梦想时，它像个明确标注的港口，抵达便是终点。后来在生活的航程中才懂得，梦想更像航海家手中的海图：每当我们以为接近目的地时，总会发现新的航线在前方展开。十五世纪的航海者们最初只为寻找香料与黄金启航，却在浩瀚汪洋中，意外测绘出了整个世界的模样。有些船终究未能靠岸，可海鸥至今仍铭记着它们留下的航迹。

我们这一生，未必真的要去远洋。可心里那片海，总该去看看。也许你的梦想是守护一片属于自己的珊瑚礁，是用文字编织一张捕梦的渔网，又或者只是在时光的潮间带，捡拾那些被浪花打磨得发亮的日常。无论多远多近，它都值得你扬帆。

别怕风浪，别怕迷路。因为每个梦想都是孤本的海图，而潮水永远偏爱勇敢的舵手。

沐心海

西门烟火暖

□ 余明芳

我们的老城，真的很老了。它沧桑、沉默，像虬枝盘曲的黄葛树，树皮皲裂成甲骨文的纹路，被大宁河日夜不息地带走多少绵长温婉的故事。

老城分东南西北门，东南北门顺河而设，几乎在同一平面，夏日枕着河的清凉，浴着河谷风的温柔。西门坡却陡峭高峻，小暑时节更添闷热。可在这里长大的人，都说它是童年的乐园。

太阳累了，会落山；我们累了，便从鸡头坝、马镇坝、赵家坝涌回老城。踩着南门湾的人行老洞子，车穿过龙头山新隧洞，燥热便消了大半。古城墙根下，青砖小巷里，临水铺展的漫滩路人头攒动。东门“宾作”石刻旁，巫溪烤鱼门店在明清建筑间烟火升腾。琴键般的石阶下辟出平地，黄昏的小小水码头边，数百张餐桌沿河延伸，巫溪烤鱼与小吃飘香，食客微醺间走错座席——快乐，本就是美食的终点。再往前到北门，一把木竹凉椅接纳被暑气掏空的身躯，光脚伸进清冽的流水，小鱼儿轻啄孩子的脚丫。

巫溪小城的夏天，总有人远远守望西门汽车站、西门饭店的灯是否亮着，为下晚自习的学生、坐了几天车的游子递上茶水、包子馒头——吃饱了，才更有力气回家啊。

“70年代举家搬回老家前，就在西门汽车站吃了顿家常告别饭。”离乡的人，有些画面终身难忘。巫溪自古水路连长江，悬崖绝壁上的古栈道曾运盐至川陕鄂；山高路险，人们便用脚踩出千万条曲曲弯弯的归乡路。20世纪50年代，最早的车站诞生；第一辆停泊的车，从巫山由两艘木船并行破险滩逆流运入车站。1960至1969年，西门车站建成拱形门窗、折线形屋顶的砖混建筑群，成为巫溪县规模最大的计划经济时期交通枢纽。

川东北最沉重的山门终被凿开，西门汽车站成了大山孩子的新驿站，西门饭店为归者洗尘、为去者送行。无数人坐着万县68运输队的老式客车，摇摇晃晃驶向远方，生活从此改变模样。吞吐的客车，让山里山外、县城乡村交融往来。

后来，车站门庭渐冷。上世纪90年代，西门车站职工食堂开放为待客食堂，可邮电局、百货商店、理发店、旅馆却陆续迁走，昔日车水马龙的西门汽车站只剩水灾警戒期的转运任务。谁也留不住执意远行的人，唯有袁家妹儿接过食堂锅铲，一守便是三十年。如今，袁家妹儿已是袁大妈，几样招牌菜从未变过：老卤猪头、猪脚和内脏拼盘，还是记忆里的老味道；炒酸水洋芋片、油渣包包菜、豆棒肉丝、大骨炖萝卜。八仙桌、大圆桌、小茶几挤在二十来平米的空间里，勉强容纳二十人。十一点半准点开席，没排上座的客人直接进厨房切卤菜，支起折叠小桌坐室外慢慢等；若街沿坐满，毗邻小店便搬来桌椅——哪是做生意？分明是像乡间来了亲人，借屋食宿。拼桌的不断加入新客，素不相识的人放下疏离，不同的筷子伸向同一个碗盘。

西门的人渐行渐远，唯有西门饭店开门的两小时人气最旺。新相识的桌友说：“没想到旅游，找到自家厨房的感觉。”

2014年，中西合璧的西门老车站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，被纳入重庆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。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”两幅标语保存完好，“巫溪汽车站”五个宋体大字令人动容。

这里，老卤锅准时沸腾，继续烹煮与烤鱼一样醇厚的乡愁。

外公的苦瓜茶

□ 瞿杨生

蝉鸣最盛的时节，外公的小院里总飘着一缕特别的苦香。那年我八岁，趴在竹席上数瓦缝里漏下的光斑，外公端着粗陶茶壶走过来，茶汤在杯底晃出一圈金褐色的光。

“尝尝，解暑的。”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像苦瓜藤的脉络。我抿了一口就皱起脸：“苦！”那滋味似咬破药囊，从舌尖直窜到耳根。外公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堆成苦瓜尾端的褶子：“现在觉得苦，以后就晓得好了。”

菜园东南角是外公的苦瓜地，每日天刚擦亮，他便蹲在篱笆边侍弄那些藤蔓。沾着露水的苦瓜还带着绒毛，外公的手指轻轻抚过，像是在检查孙辈有没有磕着碰着。有次我发现他把裂口的苦瓜单独收在竹篮里，他说：“破相的瓜更苦，留着做茶最好。”

七月的日头能把石板路晒出白烟，正是晒苦瓜茶的好时候。外公把苦瓜剖成月牙似的薄片，籽瓤却不扔，摊在竹匾里让它们带着阳光的温度慢慢蜷缩。灶屋的土灶上架着铁锅，他用手背试温，待锅底泛起细密的金沙纹，才把晒蔫的瓜片倒进去。木铲翻动的沙沙声里，苦味渐渐酿成一种醇厚的香，混着柴火气在梁柱间游走。

“要三晒三烘。”外公抹去额头的汗珠，“头道去水汽，二道定苦味，三道才出回甘。”我蹲在灶膛前添柴，看火光在他的脸上跳动，铁锅里的苦瓜片正一点点变成深沉的茶褐色。

记得有个特别闷热的傍晚，我在田埂上疯跑回来，满脸通红，喉咙冒烟。外公立即泡了杯苦瓜茶给我，我嫌苦不肯喝。他往茶里点了两滴蜂蜜：“暑气伤身，苦茶最解。”果然，喝完后浑身黏腻的燥热竟神奇地褪去了，只剩唇齿间淡淡的苦香在萦绕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，每次回乡，外公还是会泡苦瓜茶给我。我渐渐不再皱眉，甚至能品出那苦味里藏着的甘甜。

今年夏天回乡，发现灶屋门前的石阶上新钉了根樟木拐杖。茶罐空空地摆在灶台上，落了一层薄灰。母亲接过我的行李：“苦瓜藤结了不少，只是……”她朝里屋努努嘴。我走到菜园，看见外公惯常坐的小竹凳歪在苦瓜架下，几个熟透的苦瓜裂开了口，鲜红的籽瓤正等人来收。

傍晚，外公坐在藤椅上，看我笨拙地翻炒苦瓜片。他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拍打，像是在数着翻炒的节奏。“火候还差些。”他说，“不过第一次能做成这样，不错了。”

茶泡好时，天色已暗。我和外公坐在院子里，听着蝉声，一口一口啜着微苦的茶。茶汤在杯中渐渐凉了，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。外公忽然哼起一段模糊的采茶调，沙哑的嗓音混着夏虫的鸣叫，飘向苦瓜藤的方向。

四时新

草木知暑

□ 叶艳霞

“大暑”二字一出口，唇齿间便滚过一阵燥热的风。“大”字如烈日当头，“暑”字似蒸腾的地气，两相叠加，便是三伏天最炽烈的注脚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。”古人寥寥数笔，便把这酷暑的刻度描摹得分明。

大暑，是太阳最慷慨的时节，慷慨到近乎炽烈。农谚说：“大暑不暑，五谷不鼓。”此时的阳光已无半点含蓄，直直地泼洒下来，把田野晒得发烫。稻穗低垂，灌浆的谷粒在热浪里悄然饱满；玉米秆挺直腰杆，宽大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，仿佛在吞咽光热；就连最耐旱的芝麻，也在晌午的烈日下微微蜷起叶子，待到傍晚凉风一起，才又舒展开来。

大暑的午后，村庄如被置于蒸笼里。蝉鸣声稠密得几乎织成一张网，罩在树梢、屋檐、井台之上。狗趴在树荫下喘息，连吠叫都显得懒洋洋的。唯有蜻蜓不知疲倦，低低掠过池塘，翅尖偶尔点破水面，荡开一圈细小的涟漪。池塘里的荷花正盛，粉白的花瓣被晒得微微卷边，却仍倔强地立在滚烫的水汽里，似要与太阳较劲。

大暑的雨，来得急，去得也快。常常是午后一阵闷雷滚过，乌云还未聚拢，豆大的雨点便砸了下来。田里的农人来不及躲，索性站在雨里，任由雨水冲刷掉满身的暑气。雨后的泥土蒸腾出潮湿的热浪，混合着稻禾的清香、野艾的苦味，以及荷塘浮动的湿润，这便是大暑独有的气息。偶尔，雨后的傍晚会出现火烧云，西边的天空犹如被泼了朱砂，红得惊心动魄，而东边的月亮已悄悄爬上来，苍白清淡，恰似被暑气蒸得褪了色。

雨过天晴，暑气更盛，正是古人所言“大暑三候”应验之时。《礼记·月令》有载：“季夏之月，腐草为萤。”最妙的便是这“腐草为萤”。小时候，我总以为萤火虫是星星的碎屑，被夏夜的风吹落人间。如今城里难见萤火虫，但若在乡野的夜晚静坐，仍能看见它们提着小小的灯笼，在稻田边、竹林里游荡，宛若暑热里不肯熄灭的诗句。

这般乡野的浪漫虽已难觅，但若细察街巷，仍能寻见节气留下的印记：菜市场里，西瓜堆成小山，小贩的刀锋一划，鲜红的瓜瓤便裂出沁凉的甜香；老巷口的凉茶铺子，乌梅、山楂、甘草在铜锅里咕嘟咕嘟地熬着，苦中带酸，喝下去却是一身通透；冷饮店的玻璃柜上凝结着水珠，像给暑气盖了一枚清凉的印章；就连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，阳光折射出的刺目光斑，也如同从前晒谷场上的金灿灿。

大暑是热的极致，却也是生命力的狂欢。稻谷在热浪里灌浆，瓜果在烈日下蓄糖，蝉在枝头耗尽一生去歌唱，而人则在汗流浃背时，咂摸出那一丝苦后的回甘。是谁说暑热难耐？你看那田间的老农，抹一把汗，笑呵呵道：“大暑不热，谷子不结。”原来最酷烈的阳光，恰恰是丰收的伏笔。

草木知暑，人亦知暑。最深的炎热里藏着最甜的浆果，最闷的午后孕育最亮的萤火。原来生命的美妙，就在于懂得在极致处寻找平衡。

佳境入梦 胡燚 作